

真

◆章小龙 杨海波 / 著

爱

无

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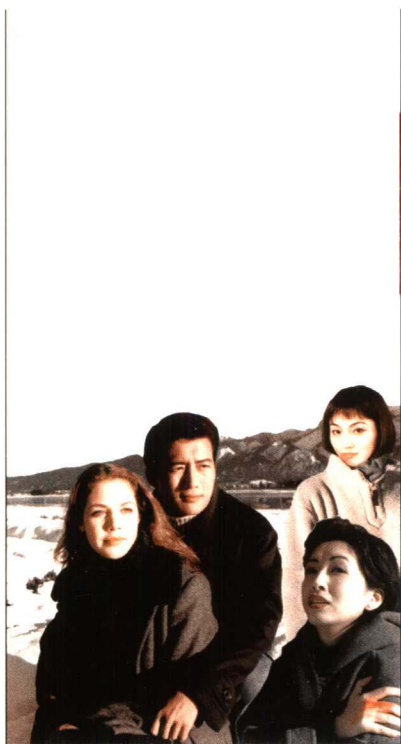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丁卯年
33

◆章小龙 杨海波 / 著

真爱无敌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2001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真爱无敌/章小龙,杨海波著. -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2001.1

ISBN 7-106-01648-9

I.真… II.①章…②杨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0)第80713号

- 书 名 真爱无敌
作 者 章小龙 杨海波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
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丰华印刷厂
版 次 2001年1月第1版
200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毫米 1/32
印张/9.875 插页/2
字数/260000
印 数 1-5000册
国际书号 ISBN 7-106-01648-9/1·0275
定 价 18.00元

第一章

这是冬天的一个黄昏，天边略有些朦胧的晚霞。海伦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我们的故事里。

她是一个德国女孩，金发碧眼，在拥挤的人流当中格外醒目。这并不是因为她是一个老外。在上海这个地方，从鸦片战争那时开始，老外就一刻不停地拥聚此地。上海人早就不拿老外当做一回事了。问题是出在了海伦的自身，她的确太漂亮了，是那种魅人心魄、从容不迫的美丽。

现在她正脚步匆匆地朝着候车大厅走来。她一手抱着一个锦盒，另一只手拖着一个不算小的蓝色皮箱，这是她的全部家当。德国人无论做什么都讲究一个准字，赶火车就更是如此了。当海伦走进候车大厅的时候，刚好距检票时间还差二十分钟，刚好够她喘口气，重新调整好情绪上火车。

这时，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像兔子一样不知从什么地方蹿出来，把海伦撞了一个趔趄。孩子的母亲赶紧跑过来，对海伦说对不起。

海伦的情绪很好，她笑笑，安慰道：“没关系。他不是故意的。”说着找了一个座位坐下。广播喇叭不停地播送着来往车次。海伦心中有数，她不像一些人蠢蠢欲动起来，依然很踏实地坐着。她打开了锦盒，里面是一个青花瓶，海伦几乎是带着几分怜惜的神态，轻轻地抚摸着这件令自己非常满意的青花瓶——这是她的胜利果实。青花瓶的瓷质很好，圆润光滑，如姑娘的长颈。海伦笑了，她好像看到了慈眉善目的父亲正对自己微笑。

“我是乌韦的女儿，我力大无比，而且意志坚强。”从小父亲就是这么教导自己的。为了搞到这个青花瓶，海伦下了很大的工夫，总算了却了父亲的心愿。她的脑海里似乎没有母亲的印象，父亲也从不对她谈起，海伦只知道在自己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就和父亲离婚了。她小的时候还常常问父亲，父亲就显得很伤心。等她大了，她就不问了。

海伦想着，不觉身边就坐下了三个男人。靠着海伦坐的叫魏华，他是北京的警察，和同事来上海提一个逃犯。海伦看他一眼，他也看海伦一眼，海伦觉得他的目光里有一种锐利，让人有些不自在。坐在魏华和同事之间的那个秃顶男人自然是逃犯了。他此刻也发现了美丽的海伦，心中陡然多了一些想法，他舔着嘴唇色眯眯地瞧着海伦。海伦下意识地往外挪了一个座位。

刚才那个像兔子一样乱蹿的男孩又差点撞上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——

一个在北京正红得发紫的文物鉴定师。

一个能叫所有女人过目难忘的男人。

他叫林致文。

故事从现在才算真正开始。

林致文笑着拍拍冒失男孩的头：“小伙子，干吗这么鸡飞狗跳的？小心闯祸。”

魏华听声音耳熟，回头看去，嘴角现出一丝诡谲的笑容，他走过去拍拍林致文的肩：“你这小子，跟小孩子说话也这么没正经。”

林致文眼睛一亮：“魏华！你干吗来了？”

魏华大大咧咧地：“办案子，你呢？”

“出差。”

“出差？真的？”

林致文笑了：“当着警察我敢说瞎话吗？可不是真的嘛！刚办完事，回北京。”

“嗨，巧了，咱们正好一路。”

“等等，我可不敢跟你们一路！”

林致文正瞎逗着，突然在不经意间发现了海伦。他的心突然没来由地一阵颤栗。海伦那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深深地触动了林致文。他仿佛在前世就曾经和这个女孩相识，她的眼神、她的举手投足间的每一个神态都仿佛出现在过他的梦里。

林致文的目光不由得痴迷了起来。

魏华见林致文神不守舍的样子，不由得小声劝阻：“至于吗你？不许在我同事面前显得这么见色忘义行不行？”

林致文瞪了“不识时务”的魏华一眼：“就这一点爱好，你别妨碍我！”转身便满脸明媚地站在了海伦面前，“小姐，我能坐这儿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海伦的汉语说得如此流利，这很出乎林致文的意料之外。林致文感到他和海伦的距离瞬间近了很多。

“谢谢。”林致文有些得意地坐在了海伦身边。

魏华此刻是成心要跟林致文捣乱，他和海伦开玩笑：“我说你这位姑娘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。你敢让他坐你边上？”

海伦不明白怎么回事，睁着美丽的大眼睛看着魏华。魏华也觉得心中洋溢起一股莫名其妙的热流，但他还是把那热流折回到了源头，很郑重地对海伦说：“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他在我们警察局里可是挂了号的大恶人。他这辈子就有这么个特点——古董就是他的命，可见了漂亮姑娘也有可能就不要命了。你说现在你一个漂亮姑娘拿着个古瓷瓶，还敢让他看见，你不是勾着他犯错误嘛！”

海伦很认真地审视着林致文。

林致文紧攥魏华：“去去，你不是毁我吗，一边呆着去。好不好？”

魏华知趣地：“行行行，你们聊！”说着走开。

林致文转向海伦：“小姐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！你这瓷器不错嘛！”

海伦有几分得意：“当然不错了，这是明代景德镇产的青花瓶。多漂亮啊！”

“仿明的还差不多。”林致文自信地嘟囔着拿过了花瓶。

“你懂瓷器吗？”海伦有些不信任地看看林致文。

灾难是从来不和人们预约的。

就在林致文要向海伦兜售自己学问的时候，秃头罪犯的眼睛已经盯在了那个又一次乱蹿着跑过来的男孩的身上。他瞅准机会，突然跃起，一把拽过男孩揽在自己胸前，高叫：“谁也别过来，过来我就掐死他。”

魏华立刻惊愕了，他迅速地反应过来冲过去：“把人放下！放下！”

魏华的同伴也喝道：“把人放下！”

罪犯毫不示弱：“你敢过来。”他紧紧勒住了孩子的脖子。

双方僵持着，男孩和母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场面混乱起来。正好坐在罪犯身后的林致文这时急中生智，高举花瓶砸向罪犯。

秃头“啊”了一声，身子摇晃着松开了孩子。鲜血像蚯蚓一样沿着光滑的头顶四面爬开。

孩子获救了，母亲千恩万谢。

可那只青花瓶却已经粉身碎骨了。

林致文陶醉在众人对自己的连声赞叹声里。

可是海伦却有些傻眼了。花瓶碎了，她该怎么回去向父亲交代呢？她指着地上的碎花瓶问林致文怎么办。

林致文毫不犹豫地答应按价赔偿。可当他一次次报价，从三

千一直升到了八千可还是被海伦苦笑否定的时候才感到情况不对——海伦的报价犹如晴天霹雳炸在他的头上。

“什么？八万啊！”

海伦平静地：“对呀。”

林致文惊叫：“你有没有搞错？”

“我从来都不骗人的。”

“哎哟，你，你可真够幽默的啊。这东西是假冒的，不是真品。”

那倒是，要是连一只普通的仿明“青花”都能看走眼，林致文还有脸在鉴定圈子里混下去吗？

“我从来不懂中国的幽默，不信你可以自己看。这是他们给我开的正式发票。”海伦说着将发票交给林致文。

林致文拿过发票，上面果然白纸黑字写着八万。林致文惊呆了。

“这个玩笑可真是开大了，我居然要给一个假古董赔八万块钱……”

海伦说：“先生，你错了，它不是假的。”

“那好，去北京你找文物鉴定所去鉴定，他们要是也说是真的，我就原价赔给你。你看怎么样？”

海伦已经认定林致文是个不想负责任的男人了，刚才在心里曾经有过的好感现在已经全都不复存在了。她多少有些伤心地接过瓷瓶碎片，小声地说：“我答应你去找文物鉴定所做公证。但是你要同时在场！”

林致文开玩笑：“怕我赖账不还啊？”

海伦：“不！我要你亲眼看到你打碎的瓷瓶具有怎么样的价值！我要你亲眼看到我没有骗你！”

望着海伦远去的背影，林致文突然有了一种原价赔偿的欲望。但他终于没有开口……

文物鉴定所坐落在一个四合院中。高高的红色围墙，青砖青瓦红漆窗棂，既古朴又庄重。

此刻，裘大姐正用排刷轻扫一只刚复原的彩釉花瓶。她是一位中年女人，想她年轻的季节，身后的追随者一定不少。现在她一边欣赏着自己的成功，一边倾听着年轻的同事刘小冬在和远在德国的未婚夫的电话私语，脑海里就又出现了自己年轻时候热恋的画面。她不觉嘴角显出妩媚的笑容。

“喂！晓林啊？是我！Guten Tag！怎么样？我的德文讲得不错吧？”刘小冬的脸上带着恋爱女孩共同的甜蜜。

或许那边的恋人要求她做一个什么亲昵的声音，说一句甜蜜的话。刘小冬有些羞涩，她看看裘大姐，扭捏着：“哎呀！不行！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——到时候给我打电话。”

裘大姐不动声色地干着自己的工作。

海伦这时走了进来：“您好！”

裘大姐有些惊讶地站了起来：“您找谁？”

海伦笑道：“我找宁伯涛先生。”

刘小冬匆匆挂断电话接过来：“裘大姐，让我来。”

裘大姐的脸上有了一丝心照不宣的笑容。是啊，谁不知道刘小冬马上就要成为文物鉴定界权威宁伯涛的儿媳妇了呢？有外国友人来找宁伯涛宁所长，当然没有比她出面接待更合适的了。

“我想请宁伯涛先生鉴定一下这件瓷器的价值。”海伦从挎包里拿出用红丝绒包裹着的碎瓷片，语气诚恳地对刘小冬说。

刘小冬面露难色：“对不起，宁所长很久没做鉴定了。”

“麻烦您了，我这件事非常急。”海伦充满企盼地看着刘小冬。

“这个事情比较难办一些，谁也帮不了你。”

“我马上就要回德国了。这个鉴定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”海伦有些焦急。

“你是德国人？”刘小冬惊喜地用自己那三脚猫水平的德语问海伦。

海伦也非常兴奋：“是的，很高兴碰到一个会讲德语的中国人！说德语的中国人很少。”

刘小冬做出一副幸福的模样：“因为我的男朋友在德国学习，而且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结婚之后我跟他一起去德国。”

“是吗？恭喜你了。”

两个女孩子聊得很投机，刘小冬产生了一定要帮帮海伦的念头。

刘小冬接过海伦手中破碎的瓷片：“你真的一定要请宁所长本人做鉴定吗？那好吧，你给我。我帮你去试一试。”

“谢谢。”海伦的眼里有了些许喜色，看着刘小冬捧着破碎的瓷片走进宁伯涛的办公室。

宁伯涛果然不同意做这个鉴定，他是一个很讲原则的人。看着刘小冬失望的脸，宁伯涛突然有些不忍。

刘小冬还不死心，央求道：“你就帮帮她吧，人家挺可怜的，好吧？”

宁伯涛终于硬起心肠，叹一口气，显出毫无商量余地的样子。

刘小冬只好离开。她来到海伦面前安慰道：“宁老先生这会儿正忙呢。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高级鉴定师马上就回来，他可以帮你。你稍等一下。”

海伦只好如此，她坐在沙发上继续等着。突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推门进来：“哎，小冬。”

刘小冬喜悦地过去拉住来人的手：“哟，林大哥，你可回来了。快来帮海伦小姐鉴定一下这个瓷瓶……”

海伦一下子愣了。眼前这个笑容可掬的男人不就是那个闯祸的林致文吗？

海伦惊讶地站起来：“你是文物鉴定所的高级鉴定师？”

林致文：“就算是吧……”

海伦突然有了一种被蒙骗玩耍了的感觉：“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说？为什么还要我来这里丢人现眼？”

林致文一时有些慌乱：“我……我怕你不相信啊……”

海伦气得抓起瓷瓶碎片夺门而出：“我现在更不信任你了！”

刘小冬有些莫名其妙：“哎哎，你们俩以前认识吗？怎么见面就吵啊？你怎么招惹海伦了？她为什么说不信任你？”

林致文已经知道自己在海伦面前弄巧成拙了，可又不愿在刘小冬面前承认，只是支吾着：“她是不能放心让我做鉴定，因为……那花瓶就是让我打碎的。”

刘小冬追上海伦：“哎！你不做鉴定了？”

“我信不过他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海伦一时还真说不清自己复杂的感觉，只得赌气地说：“一个在警察局里挂了号的人，叫我怎么能相信他的人品呢？”

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刘小冬看着海伦觉得莫名其妙。

林致文追了过来，对海伦的执拗觉得很有意思。他换上了另一种面孔严肃地训斥着海伦：“我就不信，难道这德国女孩都像你这么又傻又犟的？算了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看在你是外国人的份上，我费心教教你怎么说话……你应该这么说，哎，他是当事人，做这个鉴定不合适。小冬，你应该帮着另外请一个权威，以免有失公正……懂了吗？亏你还是一个学中文的呢。这么点儿起码的礼貌话都不会说。”

海伦被林致文说得哑口无言。她实在弄不明白怎么自己成了一个没有理的人了。她站在那儿一个劲地喘着气。

刘小冬做起了和事老，她拉住海伦：“你别生气，他这个人呢，

就是嘴巴不饶人。其实心肠挺好的。”

“是吗？我怎么没看出来呢……”

刘小冬又捧着那堆碎瓷片站在了宁伯涛面前：“我也觉得致文做这次鉴定不合适。毕竟他是当事人嘛！”

宁伯涛看看林致文，又瞧瞧海伦。最终答应为海伦做这个鉴定。

刘小冬长出了一口气。

林致文和海伦也面露喜色。

林致文把海伦请到了外间。海伦看上去有些心神不定。林致文倒了一杯茶水送到海伦手中，安慰她说鉴定很快就完。

海伦不语，她的全部心思都放在那只花瓶上。她猜不出一会儿自己将面对什么样的结果……应该说她此刻的心情很矛盾。她既希望它是假的，破碎的不是父亲刻骨铭心的梦想，只是损失了八万块钱，然而她又希望它是真的，她不愿意承认自己上当受骗，尤其是在林致文面前！

林致文并不理解海伦此时此刻的心情。他又重申一遍，他一定按照鉴定意见赔偿她。

海伦坚持自己原来的要求，她一丝不苟地说：“……鉴定和我所要的赔偿没有任何关系，打碎我的东西，你就要原价赔偿。我不会让你多赔一分钱，也不会让你少赔一分钱。用你们的话讲，我们德国人认死理。明白吗？”

林致文无可奈何，不知再对海伦说什么。刘小冬默默地坐在一边。

宁伯涛出来了，海伦紧张地站起来。

“海伦小姐，你买的这件瓷器是假的。”

“您是说……是假的？”海伦有些不甘心。

宁伯涛笑：“也就是说它是一件赝品。”

“真的是赝品吗？”

宁伯涛看着海伦失落的神态有些不忍，他也算是安慰：“这件青瓷花瓶不能说是假古董，只是仿的，是古人仿更古一点的人，因为仿的，就不太值钱了。按现在市场的行市来看嘛，估计最多不过三千块钱。当然，将来会不会升值，我就不好说了。”宁伯涛说着离去了。

屋里一下寂静下来，听得到三个人的呼吸。

林致文首先打破了寂静：“海伦小姐，实在对不起，让我们商量一下看看有什么更好的补偿办法。”

“我是用八万块钱买的，所以，要么你赔我八万块钱，要么你赔我和这个一模一样的青花瓶。”既然高傲的林致文能主动道歉，海伦也就不再那么不依不饶。

“这个建议不错。”听了海伦的意见，刘小冬第一个赞成。

林致文也觉得这个建议不错，有一种风吹乌云散的感觉。他来了精神向海伦打保票：“小冬说得对，海伦，我保证赔一个跟你这个一模一样的仿明青花瓶。怎么样？”

“好吧。不过最多只有三天时间，三天后我回德国。”海伦答应下来。

林致文兴致勃勃带着海伦直奔古董一条街，他们连着去了好几个铺子，都没有找到和那个打碎的一模一样的青花瓶，林致文就把最后的希望全都寄托在马三爷身上。

马三爷是这条街上有名的行家，他看上去像一个农民，梳着板寸。在北京折腾古董文物的人没有不认识他的。经他的手包装出来的假玉器能够以假乱真。他现在手里就有一块汉代玉佩，上面

斑斑驳驳浸着尸血的痕迹。马三爷可以把它的出现编成一个故事，其曲折是一般作家杜撰不出来的。这叫本事。

一个手中刚有了点儿闲钱的年轻人，就看中了他手里的“汉代玉佩”，马三爷的故事更像一贴膏药贴上了他，他的心痒了起来。马三爷暗暗高兴。

他问马三爷这玉佩值多少钱。

马三爷诡秘地伸出一只巴掌：“五千，怎么样？”

“行。”年轻人说着掏钱。

“哎哎，我说的是美元。”

年轻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什么？”

“哎！你看，我刚才是怎么说来着？”

“马三爷，您可真敢开价呀。”林致文人没进来，声音却到了。

马三爷愣了，他没有想到这个时候林致文会来。那个年轻人一听此言没了兴趣，站起来要走。马三爷话软了，忙不迭地说：“哎哎，你给开个价？我说，我说……”那个年轻人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马三爷心里责怪林致文来得不是时候，搅了自己的发财机会，可又不能表现出来，打起精神与林致文打招呼：“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？”

“搅了你的一个买卖，对不起呀，马三爷。”林致文歉意地说。

“无所谓，三年不开张，开张就吃三年。”马三爷假装大度地说。

林致文把马三爷拉到一边：“你这有青花瓶吗？”

“哎哟，你堂堂的鉴定家，怎么还跑我这儿来找东西？”马三爷瞧了眼海伦。

“不是让你找真的。”林致文看一眼海伦。

“那我没有。这假玉器我敢做，说了归齐，就是一块石头。可瓷器这玩意儿，谁敢呀？那是艺术品！假了跟臭狗屎一样。”老爷子摆出架式。

“是找件仿的，仿明青瓷器。”

“仿的！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巧了，我这还真有两件。”

林致文大喜过望：“那就拿出来看看呀。”海伦也满怀喜悦地等待着。

“我给俩台商了。”

林致文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。海伦的脸上重新挂上了一片湿湿的阴云。

林致文抱着一线希望对马三爷说：“那你知不知道谁还有啊？想想。”

马三爷挠着脑袋说：“这样吧，我陪你转转去，行不？”

林致文耸耸肩。海伦长叹一口气。

他们三人在文物街及马三爷熟悉的店铺转了许久，问了很多 人，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。林致文的心情渐渐变得沉重起来。他弄不明白往日满眼皆是的青花瓶怎么瞬间就消逝得一千二净。

马三爷走了。林致文和海伦站在文物街二楼的长廊上。林致文觉得有些疲惫。

海伦这时说：“这条街我两周前就转过几圈，没有找到我要的东西。所以我才去了天津和上海。在上海也只找到这一件青花瓶。”

“你的意思，这是你经过了充分周密的调查研究之后才买的？”

海伦直视林致文：“是的，因为我爸爸非常喜欢中国文物，原来家里有一对青花六果纹罐，后来打碎了一只，我是拿了原来的照片来配的。好不容易才配到一个……”

林致文不等海伦的话说完就接着说：“然后你就碰到了我，我就用这假古董往罪犯头上那么一砸。然后我就得赔出八万块钱的现金！”

海伦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这么愿意看到林致文的沮丧无助的神情。她成心逗着林致文：“你是不是想反悔呀？”

林致文环视着偌大的文物街，自嘲道：“我是心里有气呀。一

个大名鼎鼎的文物鉴定师，为了一个假古董要赔八万块，说出去丢人啊！”

林致文懊恼到了极点。那感觉如同人走在大街上，碰巧就有一片弱不禁风的树叶落到了自己的头上，就把自己的脑袋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。让他找不到任何说理的地方，还必须得自己承受苦难。

刘小冬及时拯救了他。她打来电话，说在一个文物店看见了一只青花瓶。

林致文带着海伦匆匆赶到文物店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那只花瓶居然和海伦的那只青花瓶一模一样。

此刻，林致文的心如被揉皱的丝绸，在一个温度适中的熨斗下，被熨烫得平展而挺括。他得意地看着海伦，可海伦却发现自己没有了应该有的兴奋。

刘小冬把那只花瓶送到林致文的面前：“致文，你看看，这个花瓶是不是你要找的？”

海伦不得不承认，那只瓷瓶看起来真是和原来的那只一模一样。

林致文举起花瓶细瞧，喜悦地：“真是一样啊。老天有眼！胡老板，多少钱？”

胡老板是一个精瘦聪明的中年人，他明白林致文的眼光，只好说：“您林先生看上的，还什么钱不钱的？您拿着玩儿吧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多少钱吧？”

胡老板卖着关子：“您是权威啊，这东西值多少钱还不是您定的。我哪儿敢管您要多少钱？您就看着给吧。”

“我现在不是来鉴定这东西值多少钱，我是来问你这东西进价多少？”

胡老板见林致文一脸严肃，实话实说：“我两千七进的。”

“给你三千。”林致文说着掏钱给胡老板。

胡老板高兴地答应下来。走进内室给他们取发票。

空当下来，林致文问刘小冬是怎么找到这只花瓶的。刘小冬得意地告诉林致文：“我是来这儿办事，一进门就看见了，怎么样？”刘小冬是一个从里到外都火辣辣的女孩。属于那种喜形于色的一类人。

海伦这时已经拿出原先的那只花瓶的碎片在对照着手中的花瓶。林致文见海伦的认真劲儿觉得有些好笑，他从海伦手中接过花瓶，说：“甭对了，这只花瓶肯定跟你以前的那只花瓶是一窑烧出来的，错不了。”

胡老板拿着发票从里面出来，附和道：“对对对，看瓷器你就相信林先生的，没错！”说着将发票交给林致文。

刘小冬也告诉海伦：“放心吧，致文的眼光是不会错的。”

海伦看看林致文，那双眼睛像一汪碧蓝幽深的湖水。她笑了：“好吧，我相信你。”

刘小冬跟胡老板去拿自己要的东西。

柜台前留下林致文和海伦。

林致文自然不会放过这段与海伦独处的机会。他拿起花瓶要对海伦摆一摆自己学问：“海伦，检查瓷器不光要看，还要听。像这样。”他说着轻轻敲了瓷瓶一下，然后贴在耳边聆听，海伦也学着林致文的样子却什么也没有听到。

“我什么也没听到啊。”她望着林致文。

看着海伦如秋水般的眼睛，林致文觉得心在颤抖：“你的眼睛好美啊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海伦可能没听清。

林致文自圆其说：“哦，没什么。我是说检查瓷器还得摸。”

林致文用手指轻轻抚摸着瓶口。海伦也学林致文的样子。她的手缓缓地在瓶体上游移。此刻林致文的心已如一江春水遭遇击石，泛起涟漪。